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

中篇小说卷

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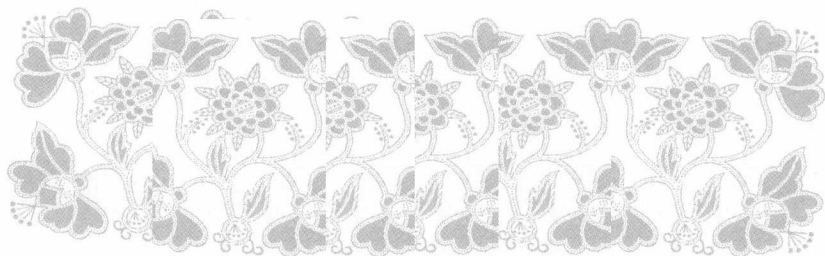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作家协会 编

作家出版社

新中国成立60周年
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

中篇小说卷



3

中国作家协会 编

作家出版社



目 录	
驼铃 / 蒙古族 佳峻 / 著 / 1191	
麻栗沟 / 苗族 伍略 / 著 / 1232	
军人魂 / 回族 高深 / 著 / 1273	
江和岭(节选) / 壮族 黄钺 / 著 / 1322	
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 / 满族 江浩 / 著 / 1359	
我们的老师(节选) / 朝鲜族 柳元武 / 著 /	
朝鲜族 朴正一 / 译 / 1389	
月照梨花湾 / 回族 查舜 / 著 / 1421	
早晨的梦 / 维吾尔族 祖尔东·沙比尔 / 著 / 1472	
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 / 佤族 董秀英 / 著 / 1520	
大雪无乡 / 满族 关仁山 / 著 / 1571	
宝刀 / 藏族 阿来 / 著 / 1618	
长满蒿草的原野 / 哈萨克族 夏木斯·胡马尔 / 著 / 1663	
蛊 / 苗族 韦文扬 / 著 / 1683	
南下广州 / 回族 马知遥 / 著 / 1714	
梦也何曾到谢桥 / 满族 叶广苓 / 著 / 1755	



驼 铃

蒙古族 佳 峻 / 著

暴风在扑向我。漫无边际的雪原上，被狂风扬起的积雪，和沙粒混杂在一起，朝我的脸上抽打着。

风像是张开利爪想撕裂我。它仿佛正伸出一双双无形的手臂，要把我一下子举到天上，再狠狠抛到地下。它要让弥天盖地、裹着沙粒的雪团儿把我埋住！

风雪中，枯枝败叶被扬到空中。飞鸟躲进巢。群兽钻进洞。

我，稳稳坐在驼背上。在狂风的呼啸声中，骆驼沉稳地迈着步子。我清晰地听到叮咚的驼铃声。

在能把人冻僵的暴风雪中，我的周身却是暖烘烘的。什么样的冷风，能钻进我的羊皮袍？这是敖登高娃妈妈，用她亲手熟出的细羊毛皮，一针一线缝成的。我戴着火狐狸皮帽子，严严实实包住了头、脖子，只露出眼睛，这是扎木苏爸爸给我的。我脚上的牛皮靴，让我双脚冒汗，这是德格吉夫弟弟送我的。

驼铃声召唤我，催促我，我的心更热。

风雪中，我在驼背上伴着驼铃声展开回忆的翅膀。已逝岁月中的锁事，并无惊心动魄之处，或者，外人不会体味出多少情趣。而我，却要把貌似平淡的人生画面珍藏在心中。不要怪怨我吧，我明



白：一个人以他的业绩当了英雄，关于他的传记自然是动人的。我，只能讲一小段与驼铃相联系的人生历程，讲几位与驼铃联系在一起的蒙古族亲人。

一些没有听到过驼铃的人，不是也写了以驼铃为名的诗和歌吗？人们可以读读这些诗，哼哼这些歌；当然，我更希望人们知道，驼铃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声音！

呼啸的风压不住“叮咚——叮咚”的驼铃声。我曾厌烦过，却又不能离开它。终于，在它单调、重复的节奏中，我听到了有些人一时还难以体会到的韵味，逐步明白到一星半点生活的真谛。……

—

六岁时，我这世事不知的小姑娘，打心眼里厌恶那令人感到寂寞的驼铃声。

爸爸抱着我坐在驼背上，骆驼慢腾腾地、一步步地向前走着。驼铃叮咚响，我在爸爸怀里，摇摇摆摆，摆摆摇摇，像是躺在摇篮里。我睡呀睡，总是睡不够。终于醒来了，风中有沙，要眯眼睛，刚把眼睛睁开一小会儿，就得闭上。抬头看一眼，是望不到边的蓝天，无精打采的云朵；向下看一眼，是望不到边的蜂窝似的沙丘。野地上偶尔露出几丛野草，稀稀落落的。

在旷野的沉寂中，我闭着眼睛，听到小鸟在叫。小鸟的歌一下子吸引了我的心！可惜，骆驼脖子上的铜铃“叮咚——叮咚”在响，我心里真烦，唉，让人讨厌的驼铃……

把我抱上骆驼时，爸爸告诉我，要送我到叔叔家。爸爸讲，那是再美不过的地方，叫“草原”。“草原”嘛，要多美有多美：野甸子里有采不完的鲜花，逮不完的蝴蝶，还有总唱歌的小鸟。骑上马，闭上眼睛，可以一口气跑到天边去！我不耐烦地听驼铃声时，心想：忍着点，你这小铃铛尽管“叮咚、叮咚”地去响吧。我骑在大骆驼上向前走哇，走哇，就会走到那天堂一样的“草原”啦……

记不清在驼峰上摇摇摆摆过了多久，爸爸终于把我从驼背上抱



下来。我忘记了两条小腿发麻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要把天堂似的“草原”瞅个够。哎呀，这一定不是爸爸讲的那个“草原”！

头上是灰蒙蒙的天空，四周是赭石色的原野。这里只有一座孤零零的蒙古包，有一口水井，有牲口圈。风吹雨打，白毡的蒙古包显出灰褐色。蒙古包前拴着四峰骆驼羔子，驼羔伸着弯曲的脖子东张西望。一只牧羊狗在包前凶猛地吠叫，随时准备扑过来。

我想，“草原”当然不是在这儿。在这里吃点、喝点之后，爸爸还会把自己抱到驼背上，向天堂似的“草原”走去，“草原”可真远！

爸爸大声喊：“喂，扎木苏老弟，我张金锁来啦！”

从蒙古包，走出来一位穿着深红色长袍的婶婶。她吆喝狗，狗向我们摇摇尾巴，回到蒙古包门前躺了下来。婶婶说着几句我听不懂的蒙古话，并没有迎接客人的笑容，默默地把我们爷俩迎进蒙古包里。

扑鼻的膻味钻进了我的鼻孔，真难闻啊，我真想快点跑出去。可是爸爸已经稳稳地坐在了软软的毛毡上，我也只好不情愿地坐在爸爸身边。婶婶擦干净两个木碗，放在毡子中间的小木桌上，从火炉上提下一个大大的铜壶，给我们倒奶茶，又一声不响地把一个红漆木盒放在小木桌上。

我望着婶婶。她的颧骨很高，脸色黑中泛红，一双细长的眼睛正含笑盯着我。我低头，不理她。她从红漆木盒中拿出一块奶豆腐，笑着递给我。我咬了咬，又硬又不好吃，谁吃呀，我扔进了盘里。她看我一脸不高兴，咧嘴笑了，笑得我也想笑。她又从木盒里拿出一块薄薄的奶皮子，递给我。我咬了咬，软软的，一放进嘴里，就在舌根底下化了，那滋味儿微微有一点甜，满嘴清香，于是便大口吃了起来。等吃完了一块，又伸出小手，还要吃。婶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伸过手把我抱在怀里，吻起我的额头和脸蛋，亲得我脸上怪痒痒的。

一年多以前妈妈得急病死后，还没有一个人这样亲过我，我突然想起了妈妈，想哭。刚坐到这神秘的、新奇的、充满膻味的蒙古



包里，怎么敢哭呢！妈妈呀，你要能和爸爸一起，牵着我的手，在天堂似的“草原”上去逮蝴蝶、捉蜻蜓，那有多好！……妈妈不在人世了，惟一的亲人，我的好爸爸，咱们吃完、喝完，快骑上骆驼赶路吧。

蒙古族婶婶走出蒙古包，过了很长时间才听到一阵马蹄声，婶婶和一位又高又壮实的叔叔进来了。叔叔块头真不小，比我爸爸高出两头。

叔叔一进门，爸爸就向他使了个眼色，我觉出这眼色与我有点关系，那意思是有些话不能让我听到。

叔叔和婶婶走出蒙古包，两人从马背上解下一只羊，摆开架式要杀羊了，牧羊狗凑趣儿地围着转。

我对爸爸说：“爸呀，咱们不是要到草原吗？”

“别急，先呆在这儿。你没看见，扎木苏叔叔、敖登高娃婶婶，在为咱们杀羊吃吗？”

爸爸出去帮助杀羊，我才不敢看呢，独个儿坐在包里。太阳落山了，蒙古包里很暗。

爸爸和叔叔婶婶忙乎了半天，火炉煮起切成了几大块的羊肉，羊粪砖燃烧着，锅中煮肉的水咕嘟咕嘟响着。爸爸与扎木苏叔叔抽旱烟谈话，敖登高娃婶婶做饭。

外面隐隐约约传来一群羊的咩咩声，一匹马的嘶鸣声，还有，我在漫长的旅途中厌烦的驼铃声。我跑出蒙古包，向远处看去。

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骑在马背上，正赶着一群羊缓慢地向蒙古包走来。几十峰骆驼，驯服地随在小姑娘后面。还有一个比我小点的胖胖的黑小子，神气十足地骑在最前面一峰骆驼的背上。

敖登高娃婶婶跑出来，用发音时显得舌头挺硬的汉话告诉我：

“骑马的，是你达丽玛姐姐。你扎木苏叔叔先回来陪你爸爸，她可以替大人放牧了。骑骆驼的，是你德格吉夫弟弟，他不愿和我在家搭棚盖圈，野惯了，非要和阿爸、姐姐一起去放牧。”

听婶婶和我说话的口气，好像我是个大人！她走近德格吉夫拍拍骆驼脖子，骆驼笨笨地跪了下来，她把黑胖小子抱下来；又走近



达丽玛，牵住马缰绳，达丽玛翻身轻捷地跳下马来。敖登高娃大婶指着我说，对姐姐和弟弟说：

“达丽玛，这是你小妹妹。德格吉夫，这是你姐姐。她叫苦妮儿。”

我早有了大名，是爸爸托一个当过和尚的老中医取的。我急忙大声说：

“我叫张心慧！”

婶婶一手领着我的手，另一手领着德格吉夫的手，说：

“也不叫苦妮儿啦，也不叫什么慧，我大女儿叫达丽玛，你是我二女儿，我想好了，就叫桑吉娅吧。达丽玛，快圈好羊，拴好马和骆驼，咱们吃手扒肉！”

苦妮儿——张心慧——桑吉娅，我到底叫啥名儿呀！我也弄不懂为什么现在成了敖登高娃婶婶的二女儿！

蒙古包内挂上了煤油灯。我爸爸从带来的包袱里，取出几瓶雁北老白干，开了瓶，倒在锃亮的铜碗里，和扎木苏叔叔用一个碗，一递一口喝开了酒。两个人用蒙古话边喝边谈。婶婶给我挑最好的肉，还匀匀地蘸点盐末儿，递到我嘴里。肉又嫩又香。达丽玛放牧饿了，大口地啃着羊骨头。德格吉夫乘大人不注意，偷偷用筷子头儿蘸点铜碗里的酒，向我扮个鬼脸儿。

我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鲜。

爸爸在我吃饱后，让我先睡下，还不时看看我是不是真睡着了。

爸爸一定要讲点不让我知道的话。我闭眼装睡，装得爸爸也没看出来。

我听到爸爸说了汉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：

“唉，自她娘急病死后，我拉扯这小丫头也真难，孩子瘦得皮包骨头了，小胸脯上都没点肉……周围的人张罗给我介绍了个妇人儿，这女人实实在在，可人家提出不愿当后娘。你们知道，我没一个亲戚，这丫头是我心上的肉……把苦妮儿托给你们，我就放心啦……”

这是怎么回事，我还没弄明白。突然，一滴滚烫的泪掉在我的



脸上。我睁开眼睛，只见爸爸正眼睁睁地看着我，我有点明白了。爸爸呀，你要把我扔在这里吗？妈妈没了，爸爸也要离开我？我乱蹬着腿，爬起来，用双手拼命捶打着爸爸的胸膛……

敖登高娃婶婶把我抱在怀里，像是怕谁把我抢走似的，抱得那么紧。她在我耳边一口气不知说了多少我听不懂的蒙古话，唱着哄我的歌，轻轻摇着我。我拼尽全身力气嚎哭着。婶婶解开了蒙古袍的袍襟，握着我的小手，让我摸奶头。我哭得没有一点力气，摸着敖登高娃婶婶又大又结实的奶头，睡了。（多少年以后，敖登高娃婶婶告诉我，那一夜，她一直盯着我的脸，她眼中的泪像春泉溢涌不止。）

孩子多容易受骗啊！几天后，我真相信“爸爸要先到草原上去打狼”了。敖登高娃婶婶把我抱到蒙古包前。爸爸骑上骆驼。扎木苏叔叔也骑上骆驼。

骆驼迈起了慢腾腾的步子。于是，单调的驼铃又响起来：“叮咚，叮咚……”驼铃声消逝时，爸爸也没了影儿。

我在敖登高娃婶婶的怀里扯开嗓门大哭，我哭时，婶婶的泪比我还多。

我真恨那讨厌的驼铃！那是多么遥远、多么孤寂的声音啊……

二

（在我渐晓人事后，我知道了爸爸张金锁和扎木苏叔叔结成朋友的往事。）

我来到的地方，是苏尼特草原。这里有几个大盐水湖：额仁淖尔、哈日干图、扎木图淖尔……从很远的年代起，人们就从这些湖中取盐。一队队骆驼，驼背上驮着沉重的盐袋，穿过荒漠草原，把盐送到土木尔台、乌兰花、远至张家口。再从那些地方驮回米、面、糖、茶、布和各种日用百货。

干燥的风常年吹着荒漠草原。戈壁滩上生长着盐地蒿、万年蒿；沙窝子上生长着麻草、油蒿、蓬蒿；也有平原，生长着灌木、金鸡



儿、自山藟；当然也还有后来我和敖登高娃婶婶走“敖特尔”^①到过的水草丰美的草原……

这里生长着能与内蒙古西三旗著名的阿拉善驼相媲美的苏尼特驼。

嘴泼口杂的骆驼，只是吃那些戈壁沙窝子上的蒿草，力气足可以与一匹辕马和两头大犏牛相比。它可以连续十多天不食不饮，背上的双峰是自备的“粮仓”，胃里还自备“蓄水囊”。它在风沙中行进，沙子扑进它的眼里，自己用泪水随时排除它。向人们献出周身的力气，还要献出奶、毛、肉、骨。人们尊称它为“活元宝”。

提起苏尼特驼，人们就要想起苏尼特草原远近闻名的驼倌扎木苏。他从九岁起牧驼，不知放牧过多少峰苏尼特驼。

人们传说，扎木苏在一次放牧时，远远看见了一只罕见的“哈布塔盖”（野骆驼），他骑在一匹公驼上，在公驼耳边不知讲了几句什么话，拍拍公驼脖子。公驼一阵风似的奔向哈布塔盖，在家驼和野驼并行疾驰的瞬间，扎木苏一跃而起，跳到了哈布塔盖的双峰间，接着又驯服了那峰哈布塔盖。自此，人们戏称他为“驼猴”，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人们真挚的敬意。

苏尼特草原有一个传统的风俗，称之为“祭敖包”。很多剽悍的骑手挥动五颜六色的小旗，绕敖包做大圆圈奔驰，表示招祥贺喜。这样的场面要在庄严的庆典后才能出现。扎木苏以他的劳动，曾迎来过这样的场面，那是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，在一次以他为主角的“庆千峰驼那达慕大会”上，（按照苏尼特草原的规矩，羊超千只，就把羊胛骨挂起来；牛超千头，就支起钢铸特制的火撑子；献给骆驼超千峰的，是带银鼻勒。）几位穿着鲜艳蒙古袍子的姑娘，向养育了千峰骆驼的扎木苏献上银制的银鼻勒。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，看着他把银鼻勒给一峰心爱的骆驼带上。随后，骑手们上马挥动起彩色的小旗，马蹄嗒嗒，人群呼喊，敖包四周顿时刮起了彩色的旋风。扎木苏挺着胸膛，站在戴银鼻勒的骆驼旁边，好像

^① 敖特尔：即游牧点。



比骆驼还高大。

扎木苏名声传到了盟政府。年轻的副盟长巴兹尔萨达骑着马，专程来到扎木苏的牧场。刚奔三十岁的扎木苏和三十出头的副盟长见面，连干三大碗马奶子酒。副盟长笑咪咪地瞅着他，说：“扎木苏同志，盟政府请你到全盟放牧模范大会上，介绍牧驼经验！”扎木苏在副盟长面前涨红了脸，半天没吭气。

有人说：扎木苏只知养骆驼，不懂娶媳妇。在盟放牧模范大会上，自治区来了一位记者，脖子上挂着当时牧民们颇感神奇的“照相匣子”。他带着笑容，硬把互不相识的两位男女模范人物拉到一起，左摆右摆，让两人扮出正在亲切交流经验的样子。接着就是“咔”的一声。这张照片在当时印刷质量不高的报纸上，只是黑乎乎的一个小四方块。事后，记者给扎木苏寄了一张，另一张寄给了百母百仔^①模范敖登高娃。那年月，一张照片来之不易。扎木苏不是在镜子里，而是从“硬纸片上”反复打量自己的时候，不能不同时看看神色明朗的敖登高娃；二十三岁的敖登高娃欣赏自己青春面孔时，同时也要看到大名鼎鼎的扎木苏，噢，这个“驼猴”，他准不懂恋爱……

一向扎扎实实深入基层的巴兹尔萨达副盟长，到全盟先进百母百仔牧业点检查工作时，在人家姑娘小镜子背面，发现了扎木苏和敖登高娃装模作样交流经验的照片，他不知道是摄影记者偶然拉到一起的，就给嚷嚷开了：“怎么回事，我苦心抓的两个先进尖子，要成一对儿？啥时候喝喜酒哇！”

敖登高娃满脸飞红：“人家扎木苏，怎能看上我？”

一句话，副盟长什么都明白了，他拍拍胸脯，决心发扬一贯作风，把这件事扎扎实实抓出个结果。

人们传说：一个月明风清之夜，扎木苏在副盟长授意之后，自己骑上一峰骆驼，又牵了一峰骆驼，来到敖登高娃的牧村附近。听到日夜盼望的驼铃声，敖登高娃跑了出来。在敖登高娃骑上骆驼后，

① 百母百仔：一百只母羊生一百只羔。



谁说扎木苏那么老实呀，他取下了会暴露行踪的铜铃！啊哈嗨——，谁知道那一夜两人到什么地方去了！

长年只与骆驼相伴的扎木苏，为了迎接和敖登高娃开始一起过日子的婚礼，在大马靴里装上了用汗水换来的一大沓人民币，胸口放着敖登高娃送他的一粒定亲琥珀珠，生平第一次，骑上银鼻勒骆驼，随运盐驼队穿过戈壁滩，来到了张家口。

扎木苏第一次进城，就出了事儿。

他随驼队卸盐袋，安置好骆驼，走上街市。扎木苏半天不喝茶就渴得难受，现在上街越走越渴。在草原上，进谁的家门能不先敬茶后管饭呢？他要寻人家喝口茶。他走进临街一条小巷，不懂敲门，大大咧咧，闯进了一户人家。

这是一户私人开业的小老板家。小老板在附近店铺站柜台，他老婆在家。他老婆看到风尘仆仆、虎背熊腰的蒙古壮汉猛然进门，着实吓了一跳。扎木苏傻呵呵地一笑，语言不通，用手比划要喝一口水。小老板老婆看到草地上来的老蒙古脸上又是泥又是汗，心中早有七分不快，又看到要喝水，慢腾腾地从水缸里舀了半瓢凉水，正要递上，又怕脏了水瓢，顺手拿起放在地上喂猫的小碗，递给扎木苏。

扎木苏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他怒从心起，接过喂猫小碗，“砰”的一声摔向地下，扭头要走。

小老板老婆是街坊中从不吃亏、无理占三分的“人尖子”。她惊呆片刻，定了定神儿，坐到炕上，抽疯似的干嚎起来：

“哎——呀——呀，老蒙古欺负人啦！救命哟，我的妈呀——！”

站柜台的小老板闻声而回，于是夫妻俩二重唱似的大吵大闹起来。街上行人、街坊邻居蜂拥而至。愣头青半大小子们推波助澜，想看看老蒙古有多大能耐；善于斗心眼儿的街坊邻居们，吃够了“人尖子”苦头，婆婆媳妇子们企图激怒老蒙古，借他的拳头收拾一下“人尖子”。

扎木苏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。在草原打狼，他可以倒提起狼



的后腿，一甩甩到天上。可他从没打过架，又不会多说汉话讲清是非曲直。这时候他心中熊熊的怒火，却转瞬变成自卑自贱的委屈，他捂住脸，“呜呜”地哭了。

一位小作坊的师傅，听到吵嚷声，放下手中活计，也匆忙赶来。他挤进人群，在扎木苏用袍袖擦泪时，看清楚了大汉的面孔。他仔细辨认一番，脸色忽然一变，凑过去亲亲热热拍了拍扎木苏肩膀，用蒙古语问了声“你好！”接着连拉带扯，硬是把扎木苏领到自己的小作坊里。他先敬上一杯浓茶，把茶壶放在扎木苏旁边。然后他急急忙忙上了街。回来时左手托着一大纸包羊肝、酱牛肉，右手拎着一只熏鸡，左右衣袋里各装一瓶“杏花村”。

正当扎木苏满腹疑惑的时候，这师傅用蒙古话开了腔：

“扎木苏老弟！好好看看我，看我是谁？这些年，一听说有蒙古老乡进城，我都要跑去看上一眼。忘了吧？我到过你们苏尼特大草原，给你们的乘骑钉过马掌。有一次骑马迷路，两天多没喝上一口水，下了马迈不动步。是你扎木苏把我扶进蒙古包，你不让我喝水，用湿手巾先润湿我的嘴唇，先擦额头后擦脸，让脸上有了水汽，才一勺勺给我喂水，用了两天工夫救活了我一条命。扎木苏老弟，你忘了，我是走南闯北逛过大草原的张金锁呀！”

张金锁不提此事，扎木苏这辈子也不会想到这个人。扎木苏边喝茶边打量这位身材矮小、面容忠厚的师傅。生死关头，患难之时，扎木苏帮助过无数人，人家记得他，他忘了人家。现在，他才隐隐约约记得曾有这样一位汉族师傅，后来还帮他钉过马掌。小老板、“人尖子”在他胸中燃起的怒火慢慢熄灭了。

开了盖的“杏花村”，冒出一股醉人的酒香，张金锁和扎木苏一人撕下一条鸡大腿，张金锁边喝边说：

“我自小离开爹娘，现在成了石头缝里蹦出的孙猴儿，没一个亲人了。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这话对着哩。大半辈子，南到苏州、宁波，东到大连、哈尔滨，我张金锁哪没闯过？到了锡林郭勒大草原，和咱蒙古兄弟套上了近乎。现在，我们这个小作坊，都是为牧民干的活儿，不瞒你说，木匠、铁匠、首饰匠，我样样精通，



手艺人靠手艺吃饭，艺不压身！一会儿我告个假，陪你逛逛城，晚上到我家，咱哥俩有话说。穷朋友结交无数，最喜欢的还是蒙古兄弟实在！”

张金锁把扎木苏领回家。张金锁两口子又是炒菜，又是包饺子，捏着酒盅，两个人絮絮叨叨，扯了大半夜。

第二天早晨分手前，张金锁说：“我要表示点心意，按情理，我应该亲自给你送去，可惜，还差一个镀金蒙古刀套，细工太多，至今没有做齐；没想到咱俩巧遇，先带上另外两件，以后我再把刀套送去吧。我们小作坊与蒙古老乡常来常往，养了几峰骆驼，这草地、戈壁上的路我熟着呢。相隔六七年，咱算是又见了第一面，以后，我常到你家串亲戚！”

张金锁打开红躺柜，柜子里放着一个精心镶嵌铜丝的马镫，马镫上铜丝组成二龙戏凤的图案，一个镶金嵌银的马鞍，马鞍左看金光闪闪、右看银光熠熠。扎木苏一阵心跳：这分明是王爷才能用的宝物！

“嗨嗨！我扎木苏只让你喝了几口水嘛！”

“啊啊！那是救了我张金锁一条命呀！”

扎木苏从靴子里把准备和敖登高娃买成家物品的一沓钱掏了出来，一张不留：

“这点钱，咋也不会够这些工钱，先收下，我再……”

“扎木苏老弟！我的一条命，值多少钱？我的心意，值多少钱？这些年要报老弟救命之恩，一听说有蒙古老乡进城，我马上出来搭几句话呀！你我的交情，老哥还能收钱吗？”

扎木苏眼圈微红，一滴热泪在眼眶中转来转去：“今天，那婆娘子用喂猫碗给我盛水喝。我羞，我恼，我们蒙古人不是人吗？为了几口水，你对我……哦哦，这算是我最珍贵的了……”他让张金锁展开手掌心，从胸口掏出敖登高娃定亲时送他的琥珀珠：

“这，也是心意！总该收下吧？你说以后常来串亲戚，咱俩算是拜了兄弟！”

琥珀珠的珠心，有细如米粒的一粒亮点，光泽悦目。张金锁只



感到手心发烫！

自此，张家口的张金锁家通往苏尼特草原扎木苏家的路，成为一条情意绵绵的路。在“叮咚叮咚”的驼铃声中，张金锁为扎木苏送去了镶金刀套的蒙古刀，又不断捎去小磨香油、花生、大枣、木耳、虾仁、砖茶、红糖……扎木苏夫妻为张金锁送来切成大方块的冻牛肉、整羊、奶油、奶酪、野鸡……

（只有在我知道这些往事，才悟到驼铃中蕴藏着的深深的手足之情。）

三

我留在了孤零零的蒙古包里。嗓子哭哑了，眼睛哭肿了。可是，到“草原”上去为我打狼的爸爸没有回来。

我哭得没了劲儿，睡着了。醒来呀，敖登高娃婶婶拿着一碗肉粥，用小勺喂我。这香香的肉粥，爸爸是做不出来的。夜里，德格吉夫眼光带着纯真的嫉妒，看着他的妈妈把我搂在怀里，我的两只小手一手摸一个奶头，两个奶头都被我独占了！

蔷薇色的曙光从天窗上照进来，我在婶婶的怀里醒来了。我几乎忘记了这是新认识的婶婶。婶婶把我抱在她的肚子上，用嘴亲我的脖子。真痒痒啊，我来这儿第一次“咯咯”地笑了。婶婶看见我笑了，高兴得翻身起来，到外面挤来鲜鲜的羊奶。我吮了吮，甜丝丝的。

达丽玛姐姐又去替婶婶放羊了。扎木苏叔叔提着一支双筒猎枪，带德格吉夫弟弟去牧骆驼了。婶婶领我，到野地上去玩。

婶婶不把我当孩子，说话像跟大人一样。她说：“咱们家（我想，家就是一个蒙古包呗！）安在这荒漠草原上，为了你扎木苏爸爸（婶婶用了心眼儿，随随便便就把“叔叔”改成了“爸爸”！）能在这里放骆驼。”

我们在荒漠上走，每遇到一种草、一种灌木，婶婶就让我记住名儿，过一会儿还考考我。她告诉我：这里生长的草，耐盐碱、耐



干旱，最适合骆驼吃。六岁孩子记性好，我牢牢地记住了什么沙蒿、沙竹、沙葱啦，什么梭梭、芦苇、柠条啦。还有一种草，叫什么“球果白刺”，这名字多好玩，骆驼吃球果白刺，“球果”从嘴里滚进肚里，那“白刺”不扎得骆驼肚子疼吗？

我记住了那么多草名，还跟在婶婶后边一起追突然蹦在眼前的野兔。我和婶婶跑着跑着，婶婶突然跌倒了。我赶上来，婶婶闭上眼睛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妈妈起不来了，快扶起妈妈！”我用两个胳膊托她的肩，婶婶忽然自己站了起来，用双手把我举了起来：“嗨哟！我的桑吉娅真有力气呀！妈妈脑门儿摔疼了，快用小嘴亲亲妈妈的脑门！”

明明是“婶婶”嘛，她却说自己是“妈妈”。我以为婶婶真摔痛了脑门，心里难受极了，就亲了亲“妈妈”的脑门。婶婶高兴得大声笑了，亲着我的小脑门说：“今晚，我告诉你扎木苏爸爸，让他明天给你逮几只野兔儿，妈妈给我的桑吉娅烤兔肉吃！”

我心里真怕一回蒙古包，爸爸回来把我接走。就是真去“天堂”一样的“草原”，也得让我吃完烤兔肉才能走哇！

还没等婶婶告诉扎木苏“爸爸”，他就打来了野兔儿。黄昏时，德格吉夫弟弟提着几只兔子走进蒙古包，奶声奶气地喊：“桑吉娅——姐姐！爸爸给你打的兔儿，还有——好东西呢！”

还有什么好东西？扎木苏“爸爸”的双筒猎枪上，用几根马尾挑着一只小刺猬！

这座蒙古包“家”比张家口的家好玩多了！我和达丽玛姐姐一起放羊，和德格吉夫小弟弟一块儿坐在高高的骆驼上……快快乐乐地过了好多天。

敖登高娃婶婶要到一百多里外的哈纳沟走“敖特尔”。我已经明白：婶婶放的羊，不像扎木苏叔叔的骆驼，羊要去吃青青的草。

婶婶像对大人说话一样对我说：

“桑吉娅，你是在家里和爸爸、姐姐放骆驼，还是和妈妈、弟弟走敖特尔？”

我也知道扎木苏叔叔真心疼我，可是他不爱说话，也不爱笑；



婶婶总和我讲话，我还爱看她笑，她一笑，就像妈妈回来了。我说：

“我和妈妈走敖特尔！”我已经叫“妈妈”了。

婶婶说：“那地方吃、喝都不如家里，我要照看新生下的小羊羔，夜里搂小羊羔睡，你怎么办？”

我气鼓鼓地说：“你搂小羊羔就搂呗！我和弟弟睡一个被窝！”我多么恨将要占了我那温柔的母亲怀抱的小羊羔呀！

扎木苏叔叔和敖登高娃婶婶往勒勒车上装简易的蒙古包和衣、食用具。我和德格吉夫咬耳朵：“妈妈一搂小羊羔睡觉，咱俩就偷偷往小羊羔身下弄水，就说小羊羔尿炕啦！赶走小羊羔，让妈妈一只胳膊搂我，一只胳膊搂你！我呀，还分给你一个奶头……”

我的蒙古妈妈赶着羊群，我和蒙古弟弟坐在骆驼拉的勒勒车上。

勒勒车“吱吱扭扭——吱吱扭扭”……木轮慢慢悠悠地转动着。车轮在荒漠草原上辗出深深的辙印。

让人总想笑的春风吹着我，蓝天像刚刚用水洗过。我贪婪地听着天空上百灵鸟在唱歌，突然，眼前一亮，一朵，两朵，一朵又一朵鲜花出现在稀稀疏疏的草丛中。我急得要跳下车去采，弟弟拽住了我，用不熟悉的汉话说：

“这里的花，少少的；哈纳沟，多多的！”

我不信，朝勒勒车后边赶羊的婶婶喊：

“妈妈！我要那朵小蓝花！”

婶婶看见我笑得那么甜，她也笑了，喊道：

“这朵花妈妈戴在头上！别急，到了哈纳沟，妈妈每天给你采一大束花！”

她把我指的那朵淡蓝色火苗似的小花摘了下来，插在梳着两条大辫儿的头发上。她仰脸望望蓝天，又向远处望望由荒凉渐渐变得绿草繁茂的草地，微微闭上眼睛，含着笑，唱起了歌。拉勒勒车的骆驼脖子上的铜铃，发出“叮咚——叮咚——叮咚”的敲击声，像是在为妈妈的歌声伴奏。

我们来到了哈纳沟。这是一块水草丰美的草场，有起伏的山冈，也有溪水。漫山坡是一片白色和粉红色的野桃花。从山冈石缝中溢